

徐则臣借短篇《域外故事集》继续“开疆拓土”，十个来自不同国度的故事并非猎奇，也绝不平淡——

在陌生的远方，发现熟悉的新奇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

因电视剧改编引发的热议，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重返大众视野。而只有资深的小说读者才会发现，自2019年《北上》折桂茅奖之后，徐则臣的小说创作已开始发生转向——从“大运河叙事”的时空浩瀚，《耶路撒冷》对“70后”一代心灵史的深长探问，《王城如海》的“北漂”孤独沉思，回归架构轻盈的短篇。他甚至尝试了从未涉足的类型小说“鹤顶侦探”系列。不久前，横跨九个国家、由十个故事组成的短篇小说集《域外故事集》亮相上海书展，仿佛经历了一个“轮回”，距他的短篇《如果大雪封门》斩获鲁迅文学奖已过去11年。

作为鲜有的集齐“茅奖”、“鲁奖”、老舍文学奖等国内顶级文学奖项的“70后”小说家，徐则臣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，而他的尝新，依然从短篇开始。“短篇小说对小说家来说是试验场，也是挑战自己的好文体，你不断压缩篇幅，就会发现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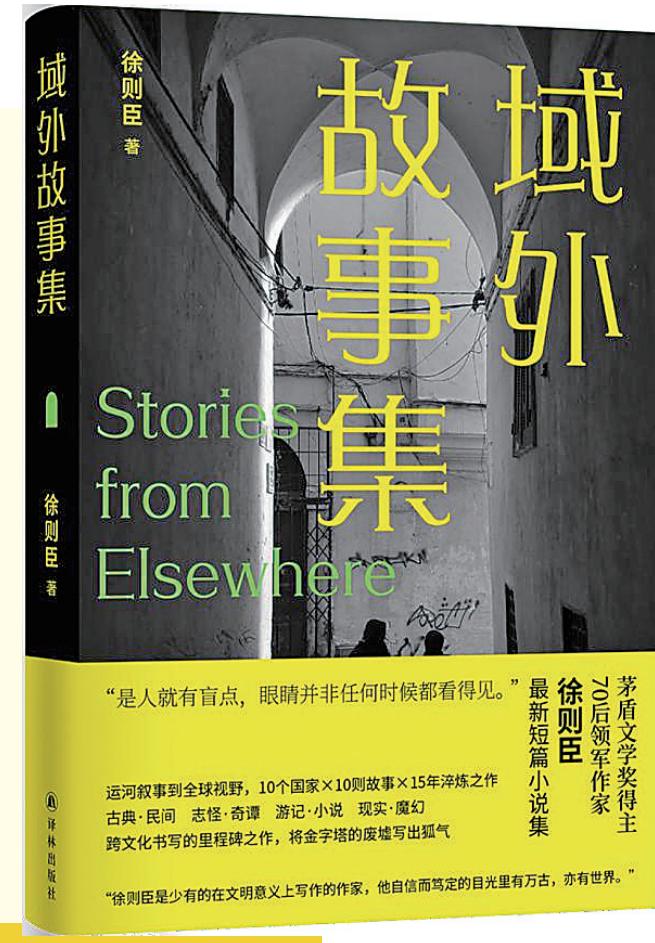
法要变，讲故事的方式要变，最后连‘故事’这个概念都会发生变化。”此前，徐则臣提及自己对短篇小说写作的偏爱，在他看来，短篇是作家锻炼写作能力、不断更新和升级对小说文体理解的绝佳载体，尤其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写作近三十年的老作家，传统的写法和路径已失去意义，他更希望在小说里不断寻求突破，拓展新意。

《域外故事集》在远方展开的叙事，所呈现的拓展有些特别——十个来自不同国度的貌似亲历的故事并非猎奇，却也绝不平淡，作家以白描之笔娓娓道来，戛然而止，亦真亦幻——

雕刻玛雅人面具的长相酷似中国人的手艺人，原来竟是失踪多年的中国亲人，甫一现身又神秘消失在同样不知所踪的金字塔影像里了；南美大陆纵深处的紫晶矿洞里，居然天然勾画出一张熟识的中国男人的脸；一次德国城际之旅，与各国

“德漂”邂逅，有“山川异域、风月同天”的曼妙；与哥伦比亚游击队蒙面诗人惺惺相惜的一面之缘，仿佛是在为超越一切文化与世俗障碍的诗歌正名；白俄罗斯冰河上独自垂钓的中国人，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似乎并不孤单……

其实小说中的国别并没有那么多渲染，同样，想要从中读出曲折离奇的读者恐怕也要失望了，作家显然无意于情节的原委，而更致力于讲述方式的非常。如他所言：“我会避开自己已经习惯、已经审美疲劳，甚至厌倦、鄙弃的写作方式，当文体进入平台期，就需要开疆拓土，哪怕是弯路错路，也值得去尝试。”在陌生的远方，有故事的中国人各自演绎着国人似曾相识的新奇，在貌似平淡的“剧情”中，会发现其根植本土的深厚与面向世界的开放，发现那些遥远的陌生背后，未曾尽述的新鲜与突如其来的一丝震撼。



“是人就有盲点，眼睛并非任何时候都看得见。”
运河叙事到全球视野，10个国家×10则故事×15年淬炼之作
古典·民间·志怪·奇谭·游记·小说·现实·魔幻
跨文化书写的里程碑之作，将金字塔的废墟写出烟火气
“徐则臣是少有的在文明意义上写作的作家，他自信而笃定的目光里有万古，亦有世界。”

在 8000 字左右的篇幅里浓缩文化的差异

“在有限的8000字左右的篇幅里，将想讲的一件事情讲清楚”，一种近乎偏执的“写作训练”成就了《域外故事集》的写作缘起。囊括了10个发生在九个不同国度故事的短篇小说集《域外故事集》累积的时间跨度长达15年，中间虽有断续，但作家徐则臣写作它们的初衷从未改变。

2010年从美国访学归来的徐则臣创作了短篇《古斯特城堡》，也就是《域外故事集》里的第一篇，讲述一座古堡“闹鬼”的真相，生动有趣，亦可见不同国度间人们的文化差异与相互理解的过程。完成这一轻巧短篇之后，作家萌生了书写一个系列的念头。“域外故事集”的短篇名称则源于鲁迅兄弟二人的一部译文集《域外小说集》。

小说的第二篇写于德国之行后，《去波恩》，异域国人的身影以及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异国人士在短篇里交织，互为表里，文化的差异与融合意味深长。两篇过后，短篇集的写作意向便被接连到来的《耶路撒冷》《王城如海》《北上》三部长篇的创作高潮湮没了。直至新冠疫情期间，才有机会重拾搁置。那段时间亟须开窗透气，一面是现实中的窗，另一面则是内心深处那扇尘封已久的窗，远方的故事此时尤其具有吸引力，于是作家重拾去国见闻，真假参半、虚实结合地写就一国一故事。

为什么是一个国家一个故事呢？徐则臣给出答案：想把自己在每一个国家所认识到的风物、人情、地理、人文，尤其是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，浓缩在一篇小说里。而一国一故事，会让这种感受更强烈。自言在2010年之后已很少写中短篇的作家，对短篇的创作更显苛刻：他要在8000字左右的篇幅里，把想讲的一件事情讲清楚。

安·鲁尔福贡献了现代小说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——穿越虚实之界的技艺，而蒲松龄比之早300年就完成了这一文学史上的伟大创举。徐则臣的《域外故事集》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极具穿越感的评语——“在胡安·鲁尔福的土地上完成了蒲松龄式的开场”。

一直以来，徐则臣都在践行作家汪曾祺给年轻作家的建议：补两门课，一门是古典文学，一门是民间文学。如阿来所说，《域外故事集》里不仅有“聊斋”的影子，还有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“志怪”气息，它们化身为一种气氛的营造，悬念的设置；那些层出不穷的悬念设置，仿佛马上就要触发情节的转化，却又一晃而过地消解了。往往是情节并没有陷入离奇，而奇异地气氛却已达成。这种奇异地氛围来自对古典叙事资源的传承。

徐则臣尽其所能地接续古典文学的传统，一如他一直所做的，在小说的表现方式、写作方式上务去陈言，在传统的主流文学与类型文学间尝试突破边界，寻求独特。在阿来看来，《域外故事集》充当了一个实验性文本，它表明，今天还有很多作家还在尝试拓展，为表现适当的内容拓展出一种形式空间。这将改变我们某些固有的错误认知，即认为：只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发生文学革命的时代，先锋文学的浪潮过后，今天的作家在写作形式的拓展方面已无所作为。“《域外故事集》正是小说表达形式探索方面的一个实践，过去我们过分地炫技，在外在观念和形式上习惯于直接、间接地照搬外来的東西。而今，即便是关于域外生活的题材，我们的写作方式依然可以回溯中国的传统文学叙事，其中的笔法、气息都有传承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徐则臣和这本书做出了一种努力。”

在亦真亦幻的叙事里拓展生活的可能性

《域外故事集》里，《斯维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》一篇的讲述方式尤其独特，据说故事的缘起是一次白俄罗斯的冰上散步，第一次感受到零下20摄氏度的气温，作家的灵感细胞异常活跃，当经过一处湖泊时，湖面的冰层特别厚，冰天雪地中，见一名冰钓者独坐在冰天雪地中，孤独而笃定，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。此时的画面，在徐则臣脑海中即是一篇小说不容错失的细节场景。于是，在这篇以孤独冰钓者为主人公的小说里，作家曾经的短篇小说《如果大雪封门》中的主人公，从放鸽子的小伙成长为知名画家的林慧聪，意外现身，与这名冰上垂钓的中国人邂逅于陌生的异域，彼此给予一丝未曾言表的默契暖意。而冰钓者最终身死于冰面之下，生命定格于林慧聪的那幅与小说同名的画作之中……现实与故事，亦真亦幻，扑朔迷离，而从小说的叙事结构看，层层铺设的虚实，每一节的人称都在变化，唯有进入最内层视角的读者，才能切实感受到戏剧性的故事内核。

有人试图在小说中寻求一种高深莫测的意义，而对于作家而言，描摹一种极寒的氛围，塑造一个身处极度孤独和贫瘠的情境中的人，如何获得内心片刻的安逸和丰盈，或许即是故事的意义，甚至冰钓者最后的死亡都显得并不那么重要。

小说中的每个故事，都具有真假参半、虚实相间的意味，而能激发读者兴趣的，也恰恰是这些在虚实之间腾挪的故事，它们令读者沉浸于无限的猜测和遐想中。徐则臣坦言，故事一半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，甚至是他的亲历。比如《瓦尔帕莱索》中遭遇的吉卜赛女子；《蒙面》一篇中，哥伦比亚游击队诗人在一个诗

歌朗诵会上蒙面朗诵；乌拉圭的《紫晶洞》故事中，的确有连云港东海县的老乡去南美开矿，做紫水晶的生意，的确也有许多人把命丢了在那里……对于小说家而言，正是这些亦真亦幻的叙事，为实际生活增加了无限的可能，并让读者得以想象这些可能性。

在徐则臣看来，所谓小说的技巧，即是以虚构的人物展开真实的日常，并让读者相信其真实性，而不再追问其中人物的真假。如同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，曾经，我们都会为小说开篇主人公变身甲虫的离奇情节感到震惊，但随着叙事的深入，慢慢不再执着于他为什么变成甲虫，反倒会觉得变成甲虫之后的生活，逻辑严密，经得起推敲。小说的魅力正在于此，足够扎实的细节，能让虚构变为真实，“强劲的虚构产生真实”。

在细节的微妙处呈现宏观的意义

上海书展上，《域外故事集》的新书推介活动设定了一个主题——“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与中国重逢”，而徐则臣也预判了读者的预判：“很多人可能一听说是把故事放在域外的小说，就会想，是不是在处理一个非常宏大的主题，比如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。说实话，我确实想处理这样一个主题，但在写小说时却并未以此为重点。”在他看来，小说要提供的，是那些细节的微妙之处，“比如：当一个中国人与一个乌拉圭人相遇，举手投足间，二人在细微处的差异，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，而我只呈现言行的细节，其他留给读者自己去感受。”

徐则臣讲述写《玛雅人的面具》时的经历，回程前他收集了许多面具，挂在家里，整天盯着面具看，那面具空洞的眼神里突然有一道目光袭来，感觉特别强烈。而这种目光既是一个中国人的目光，也是一个玛雅人的目光，一个墨西哥人的目光。当他把它们写下来，很多读者说，你这是在探讨中国跟拉美文化间的差异性，但在写作时，他便只有实实在在的对于那道目光的感受。

再比如小说集的最后一篇《边境》，讲述边境线上隔着铁丝网和界河的两名跑步者的交集，亦是集子里最悲情和写实的一篇。那张用油纸包好，又封进塑料袋里的一方所在国家的地图，最终成为泅渡溺亡的另一方身体上唯一干爽的东西。没有读者会对这个悲伤的细节无动于衷。而据说，这也是十篇小说中唯一没有写明国别的一篇，但这并不妨碍那些在边境上看到了铁丝网、河流与小路的读者再次想起小说中虚构的故事。隔着铁丝网传递的新球鞋，挂在溺水者的腰间，已磨损得不成样子……无数细节刻画的真实感给予了小说比金句更能共情的力量。

徐则臣据此认为，一个小说家深刻与否，不在于他是否在小说里直白地提供了某些金光闪闪的句子，某个富有哲理的判断，而在于将自己的观念有效融入一个个细节中，融入句子、手势、眼神，甚于一个转身里，让读者体会到那些宏观的意义。“作为一个小说家，我力图在写作之前有一个抽象论点，但在写作过程中，我会把我那个相对抽象的明确的结论拆碎了，揉开了，像盐溶于水一样，融入人物的形象里、故事的细节里，阅读者不论国籍，都能以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生命体验，从不同角度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。”

徐则臣说，短篇写作的困难即在于，让故事赋予作家一个“可阐释的空间”，在这个“空间”里，人物形象具备足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，那么，一千个读者就能从自身看见一千个哈姆雷特了。



徐则臣小说书单

《域外故事集》
译林出版社 2025.08

《如果大雪封门》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 版

《耶路撒冷》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 版

《北上》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4 版

《王城如海》
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版

《花街九故事》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版

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